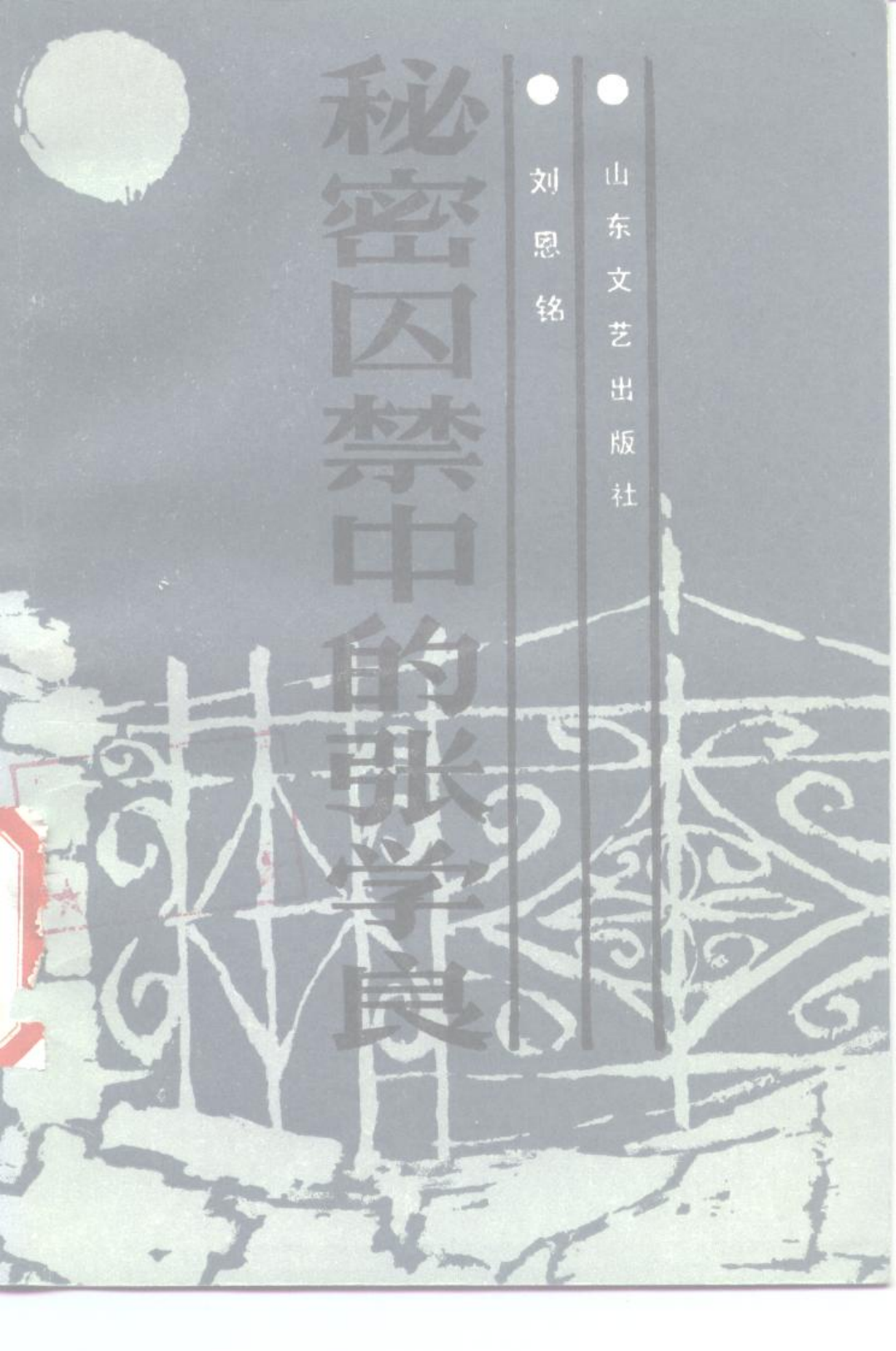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山东文艺出版社

● 刘恩铭

秘密囚禁中的张学良



62233

秘密囚禁中的张学良

刘 恩 铭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小说在占有大量翔实材料的基础上,经过艺术加工,以洒脱细腻的笔触,生动描写了张学良被蒋介石秘密囚禁于大陆、台湾的囹圄生活,真实再现了张学良同于凤至、赵四小姐患难之中的真挚爱情,同时展示了“东北军”为营救张学良而进行的一幕幕惊险搏斗。作品闪现出比较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火花,故事情节曲折动人,具有比较浓厚的传奇色彩,可读性较强。

秘密囚禁中的张学良

刘 恩 铭

★

山 东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

★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7.625 印张2 插页150千字

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7,000

书号 10331·186 定价1.35元

上 篇

少 帅 蒙 难

第 一 章

腊月初一，张学良将军由戴笠等国民党军警要员陪同，由南京坐飞机秘密迁到雪窦寺。

雪窦寺是浙江名刹，建于唐代，为我国佛教禅宗十刹之一。它，距蒋介石的老家溪口镇二十余里，建于雪窦山上。此地，五峰环抱，山明水秀，环境幽雅，是法师僧侣修行咏经的圣地。

张学良将军到此，就被安排到妙高台一处二层楼的蒋氏小别墅里。他住下的当日，戴笠就派了二十多人的便衣特务队，各持左轮手枪，分白天、黑夜轮流住在他的卧室外间，严密监视。除此，又从宪兵八团派来一万多人，在山上山下布下一层一层的岗哨，严禁他与外界往来。

张将军与世隔绝了，他过着僧侣般孤独的囚禁生活。起初，他衣食住行很正常，因为蒋介石已同意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。他希望有一天，蒋介石把他放走，回到西安东北军的营地，同抗日官兵一起打击侵略者。他有时推窗远眺，望着起伏的山峦，想起东北军的部下和逃难的关外民众，依恋之

情，同情之心，催他泪下。他有时在屋内徘徊，回味杨虎城将军阻拦他不要陪蒋介石到南京的忠告，他为此而自语：

“没料到！没料到！”

一月二十三这天，张将军吃过午饭，回到卧室坐到沙发上，刚点着一支烟，突然看守队副队长艾伯勋，带着两个人推门进屋，喜盈盈地说：

“汉卿兄，您看谁来了？”

张学良抬头看去，只见西安代表鲍文月两人，身穿军服匆匆走进来。他赶忙站起，同两人一一握手，然后坐下，又一一递上“大炮台”香烟，说：“我可看到西安的人了！”他划火为来人点着烟，问道：

“虎城怎么样？”

鲍文月淡然答道：“他很盼望您早回西安。可是……”

张将军见鲍文月吞吞吐吐的样子，以为鲍是猜疑艾伯勋，不便说话，于是他朗朗一笑，说：“艾伯勋是我的保护人，我们是换帖之交，有话说吧。”

平时办事精明的鲍文月，依然眉头紧锁，怏怏不乐地说：“上午我们见到委员长啦。”

“他怎么说？”张学良迫不急待地站起来，追问着。

“他不打算让您回西安。”鲍文月说。

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张学良发起火来，“他原来答应我把他送到南京就叫我返回西安。可是，我到了南京，他就把我软禁起来，又是法庭公审，又是判罪，又是特赦，又是管束，搞了一连串的名堂。眼下，又把我从南京押到这深山空

谷，整日与松林日月为伴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

艾伯勋见张学良捶胸顿足，难受异常，就上前劝道：“大哥，您别发火，别着急，委员长会让您回到西安的。”

张学良坐下来，嘿嘿冷笑道：“我看透了，也许十年、八年不放我出去”。

“不会的，不会的。”艾伯勋劝道。

“我张学良爱国，何罪之有？”张学良又站起来，声音很高地说：“我亲自送委员长回京，是出于维护他的威信，为了团结各方，共同抗日。可是他，心胸那么狭窄，一点也容不了人。我真后悔，当初没听部下的劝告，没听虎城兄的劝告。唉！什么‘领袖的人格’，什么‘委员长的权威’，统统是谎言，是扯淡！”他说着，顺手抓起桌上的一只细瓷烟碟，愤然掷到水泥地上……

“大哥息怒，大哥息怒。”艾伯勋连忙上前劝道，“委员长总不会关你一辈子吗？再说，我们也都是国民党的一员嘛，自家的事……”

“他这点照共产党差多了！人家光明磊落，他诡计多端，人家一心抗日，他一心想搞内战，长此下去，他要失去人心，葬送国土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罪人。”

“大哥，”艾伯勋朝窗外望了望，对口若悬河的张学良劝道，“不要把话说过了，否则……”

张学良拍着桌子喊道：“怕什么？张某人早把死置之度外。”

鲍文月被张将军大义凛然的爱国之情感动了，他抹着眼

角的泪水，说：

“张将军，您不要太伤心了！自您被扣押判罪，全国志士仁人，都支持您，东北军几十万弟兄都盼您回去！”

张学良将军双手抹腰，朝窗外望着，凄然地说：“你们回去要坚持住，要维护‘三位一体’，要团结，一心不忘抗日。只要你们顶住了，我回去就有希望。否则，一切全完！”

“将军……”

鲍文月话没说完，就听门口警卫一声高喊：

“于凤至夫人到！”

张学良一怔，继之跑向门口。

这时，于凤至已身着皮裘，头戴暖帽，在莫嫂的陪伴下，走上楼梯。

于凤至已是四十岁的中年妇女。原是吉林省梨树县商会会长的女儿，张作霖到沈阳任师长时，她父亲与张作霖结识，并资助其在社交上的一些活动。张作霖为报其恩，决定让学良娶凤至为妻，两家结为亲家。

不过，于凤至大张学良三岁，加之张学良当时正是风流倜傥，与孙中山的儿子孙科、段其瑞的儿子段岩业、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，被人称为“中国的四大公子”，名扬海内，所以张学良对这门亲事并不太满意。然而，于凤至聪明贤慧、知书达理，渐渐赢得张学良的喜欢和敬重。自张大帅带兵入关，张学良随父从军，帅府的一切内务都落在于凤至的身上，她事事料理得体，被人尊为少夫人。大帅亡命，她上下应酬，使帅府未酿成大乱；少帅易帜，她暗中支持；张学良

出国考察，她相随为伴，温暖了他失意之心。而今张学良因蒋介石负义锒铛下狱，带病从英国匆匆而归，又怎能不使他感动呢？

张学良走下楼梯，眼盯着乌发杏眼，脸庞略微瘦削的于凤至，禁不住亲切叫道：

“凤——至——。”

“汉卿！”稳重贤淑的于凤至为了减少张学良的忧愤心情，有意把声音压低，如同平日在一起生活那样，心平气和地叫了一声。

众人见少夫人远道而来，便匆匆告辞。

张学良送走了客人，回到客房，一把抓住于凤至的手，说：“凤至，你的身体怎么样？”

“这不很好嘛！”于凤至微微一笑说，随后她将带来的几盒英国罐头往桌上一放，又说：“这回，我来照顾你！”

“凤至，又要叫你陪我受苦了！”

“咱们夫妻一场，说这些干啥？”于凤至打开一个菠萝罐头，对张学良说，“你吃好睡好，有一天会出去的。蒋光头，这老东西，真不是货，我两次给宋美龄发电报，要求他释放你，他都不允。”

张将军惨然一笑说：“看来短期内不会放的。因为我回去会增加他不喜欢的力量。”

“先在这里清静清静再说吧。”于凤至安慰道。

“清静？”张学良摇摇头，站起来，在屋里踱着步子，说，“自我陪蒋回都以来，日寇对我更加变本加厉，据说，

他们的大批飞机在青岛、济南、保定、平津一带上空无限制的飞行；他们的大批战舰在我常熟、扬林一带内河横冲直撞，用机关枪扫射我沿岸无辜民众；他们的大批陆战队在我上海每日作示威大演习，大有一口吞下我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之势。凤至，面对如此严重局势，我能清静下去吗？”

说话间，莫嫂送来一本影册，她喜笑颜开地递给张将军，说：“将军，快看看您的一帮儿女吧。”

张学良接过影册，坐到沙发上，一页一页地翻着。

张学良跟于凤至一九一五年成婚，生一女，三子，女儿名叫闰英，长子名唤闰轩、次子闰珣，三子闰琪。四个子女，除闰琪在“九·一八”前患肺结核病早天外，都长得天真可爱。张将军望着二子一女在北京、天津、沈阳、武汉、意大利、英国等地的照片，慈父之心，父子之情，逐渐使他的心变暖，脸上不断浮现出笑容。

“我的大姑娘，真漂亮，比妈妈还……”张将军望着闰英在英国的照片高兴地叫起来。

“看你。”于凤至故意拍了他一下，逗着说：“你也不怕莫嫂见笑？”

傍晚，莫嫂特意为张将军做了顿英国式的西餐、并邀请艾伯勋、司机莫汉前来进餐。

夕阳沉进山里，暮蔼袭上山来，妙高台的别墅在山岚薄雾中，顿时变成仙阁。莫嫂把刀叉杯碟摆好，等宾主到齐，便上来一道道地道的英国菜。

莫嫂的手艺确实不错，冷盘热菜作的十分考究，糕点饮料也很可口。张将军连喝了几杯香槟酒，叉起一块烧煎鱼肉饼，笑着说：“莫嫂不亏到国外陪凤至走了一趟，烹调技艺甚佳。有人说，法国菜以取料考究、味道浓郁和质地鲜嫩见长，英式菜以原汁原味、滋味清淡著称，俄式菜则以油大味全取胜，我看莫嫂的手艺，是取各家之长，闻名于雪窦山！”

张将军的诙谐和高谈阔论，引起阵阵笑声。在笑声中，张将军特意为莫嫂倒了一杯酒，站起来，举到莫嫂跟前，说：“谢谢莫嫂的好意，请受汉卿一杯。”

莫嫂接过酒杯，手未举起来，泪水就扑簌簌从两颊滚下。

二

于凤至的到来，使张学良的心境好了许多，也给张将军带来不少的生活乐趣。她有时陪他在屋里下棋，有时双双到楼下散步，有时到近处的山谷树林观光。有一天吃过早饭，张将军听到远处传来的“当——当——”的钟声，就向于凤至提议道：

“凤至，咱们进雪窦寺看看吧？”

“好！”于凤至随口答道，然而她蹙眉寻思了片刻，又说，“不过，艾伯勋他能答应吗？”

张将军一笑说：“凭着往日的交情，这点面子，还是能给的。”

经守护人员请示，不一会儿，艾伯勋很爽快地答应了。

此时，野外正是冬尽春回之际，松柏青青，草芽绽绿，燕子高飞，黄鹂鸣柳，一派春光美景，逗人游览的雅兴。他们俩人并肩走出妙高台别墅，沿着一条青石铺地的小路，慢慢走去。

妙高台，又名无柱峰，此地高出群山，下临深谷，峰平势险，故名妙高台。站在山顶远眺，可以东望太白，西览天姥，云雾袅袅，虚无缥缈。于凤至偕同张将军踏过关山桥，在瀑声如雷的千丈岩停留少许，就直奔翠柏掩映中的红墙飞檐的雪窦寺。

雪窦寺前有宋仁宗题写的“御碑亭”。张将军望着碑亭，突然停下脚步，问道：“凤至，你知道宋朝为啥灭亡那么快吗？”

于凤至联想起岳飞的故事，就直言答道：“辽兵、金兵的侵犯呗！”

“侵犯倒是事实，不过，”张将军说着捋了捋披在身上的呢子外衣，又说，“不过，大宋的江山主要亡于对外妥协苟安，对内因循守旧的保守的治国之策上。”

于凤至站下，背靠着一株古松，望着张将军说：“你何必为古人担忧呢？”

“历史是一面镜子。”张将军点着一支烟，说：“当今的时局，与宋仁宗前后相同。那时，辽兵不断侵犯中原，骚扰边境，大有吞下神州之势。宋朝就当时的兵力、财力而

育，完全可以击败犯邦之敌。可是，昏庸的皇帝，不仅不主战，反而打败敌人之后，还要议和，向外夷输银献绢，闹出‘澶渊之盟’的耻辱笑话。后来，外夷得寸进尺，步步进逼，最后葬送了大宋江山。凤至，你看，今天的局势，象不象那个历史时期？”

“委员长不是答应抗战了吗？”

“他那个‘攘外必先安内’的方针不撤，就很难全民族团结一致抗战。”

他们正说着，后边的两个持枪的警卫走了上来，为少惹麻烦，他们只好紧闭嘴唇，默默地朝前走。

张学良走在前，先进了山门，他抬头看去，只见重檐飞角，红柱绿瓦的庙宇，庄严宏伟，气势不凡。走进黑漆大门，两旁是四大天王的塑像，正中是大弥勒佛像，大佛后面是全身甲冑的护法韦陀。从前殿绕过丹墀，步入大雄宝殿，迎面可见三尊数丈高的“三圣”佛像。

于凤至进殿后，快走了两步，花钱买了些香纸，在佛像前点着，跪于蒲团，双掌合十，念念有辞地叨告了一番，祈求菩萨保佑丈夫早日平安返回西安。

于凤至虽念过洋书，到过外国，但，她相信神灵，相信命运。八年前在沈阳帅府老虎厅剪除杨宇霆，不就是先用银圆卜卦，弄明吉凶，才得手成功的嘛！

此时，张将军伫立佛前，闭目垂首，想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。小时候，他曾到沈阳东关逛过庙，在庙里见过十殿阎王、十八层地狱、牛头马面、刀山油锅的阴间的景象，那时

他见到那一幅幅壁画，一尊尊泥塑，浑身的毛孔似乎都张开，恐怖异常。今天，进寺所见天王、罗汉，又勾起他对儿时逛庙的回忆。他边看边想，觉得蒋介石、宋美龄、宋子文等人，都是面目可憎的牛头马面，是他们害了自己，弄成笼中之鸟，失去自由，空有报国之心。当今秦桧当道，拜菩萨又有何用？

“元帅！”

张学良正闭目遐想，忽然身边一个执香的和尚，在他耳边轻轻唤了一声。他机警地张开双目，转脸瞅了和尚一眼，只见那和尚五十岁上下，四方脸，和善的面颊上，有几颗浅白麻子。噢，麻子王五，当年老帅张作霖的马倌。哎，他怎么从关外到这来了？此时，张将军很想上前抱住王五相认，但转念又一想，自己正是幽禁之时，蒋介石下令不许我与外人接触，如果身后的“护卫”发现自己与和尚熟悉，下次怎好让我再来逛庙？

麻子王五，早就听说“西安兵谏”，少帅被囚禁的消息，但他不知，为啥元帅突然来到江浙，走进这深山大庙？但，他又不肯上前去问，凭着他多年跟随大帅的军旅生涯，他知道少帅身后的几个“保镖”，正是监视少帅的鹰犬。他紧盯了少帅几眼，暗自思忖：我不应给少帅带来任何麻烦！

张将军也仔细看了王五几眼，他从那位出身贫寒的老马倌的凄凉的眼神里，似乎发觉王五离乡背井，无家可归的痛楚心理，他触景生情，一种丧失国土之痛，杀父之恨，又袭上心头。抗日的大业，中国的命运将会怎样？苍天呀，你此

时此刻可知我张汉卿之心？

于凤至燃香拜佛之后，就叫着张学良到香案前抽签。她走到案前，双手捧起签筒，摇了摇，怀着祸福难卜的心情，抽了一根竹签，按签找到签纸，只见纸签上写着二句话：

“困居长坂桥，失陷落凤坡。”

“晦气！”于凤至自语着，也没叫张学良看纸签，就阴沉着脸，走出大殿。

中午，张将军夫妇由“随从”相陪，沿原路回到住处。他们刚进院门，艾伯勋早迎上来，笑着说：

“大哥，委员长派人来看您来了。”

“谁？”于凤至抢先问道。

“陈布雷！”

陈布雷是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、私人秘书，也是左右蒋介石的心腹。他是浙江慈溪人，字畏垒，早年毕业于浙江省高等学堂，以善写时文见长，曾任上海《商报》总编辑。大革命北伐前，由其族兄荐举到南昌，就任蒋的私人秘书，以后历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兼国民党省党部监察委员。一九三一年在南京任政府教育部次长，后调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副秘书长，深受蒋的宠爱。蒋发布的重要文电，多出其手。一九三六年底侍从室改组，陈便调任侍从二处任职。

此人，身体矮小、瘦弱，干瘪的面庞上一对老睁不开似的眼睛，看去活象个老太婆，他貌不惊人，说话又细声细语，但办起事来，果决认真。他善于体察蒋的意图，代蒋起草一切重要文章、文电，蒋遇有重大事情，时常单独与他商

谈。西安事变不久，蒋介石回到南京，为掩人耳目，一下飞机就要他草拟对张学良、杨虎城的“训词”。尔后，蒋介石到杭州，他又随蒋住进杭州新新旅馆，杜撰《西安半月记》。他未去西安，秉笔胡编，确有难言之苦，当时他愤懑无从发泄，就手握狼毫，往墨盒里乱戳，以此出气。他一连戳断几支笔头，其夫人发现，便上前劝告，他暴跳如雷，说：“你们什么也不懂，叫我全靠编造谎言，于心有愧，于天难容，怎叫人不动肝火？”他有时想解职归乡，不愿在官场混下去。有一次他到鸡鸣寺求了一个观音签，签语写的是：“一朝丹篆下阶除，珠玉丰余满载归。”签解又有“官非宜解”四字，自此心境十分矛盾。

这次，他奉蒋介石之命，前来“探望”张学良，心情也是矛盾重重。一则他认为张将军“兵谏”抗日，是爱国之举，何必将这样的人囚禁？二则他又想维护“领袖”的尊严，认为张学良做事莽撞，有失一国之主的体面。所以他带着四大木箱的“礼品”和一把鱼竿，怀着踟躇的心情，步入妙文台。

“陈主任！”

“张将军！”

张学良与陈布雷在别墅一楼楼门口相遇，彼此打着招呼。

张将军把陈布雷迎进客厅，开门见山地就问：“陈主任，委员长什么时候放我回西安呀？”

陈布雷干瘪的嘴唇抖了抖，低语道：“雪窦山风景如画，